

80岁“花花公子”的30岁生活



海夫纳和他的三个女伴

今年,世界著名色情杂志《花花公子》的传奇创始人海夫纳已经80岁了,他的身体依然很健康。曾在1985年中风,而且一耳已聋的海夫纳现在仍是《花花公子》的总编,杂志每月刊出的裸体兔女郎都是他亲自挑选出来的。目前,他和三个年纪加起来比他还小的女朋友同居在加州豪宅。三个女友分别是20岁、25岁、31岁,海夫纳说:我相信,年龄不过是个数字。

海夫纳的一些言行,即使是在美国,也是受到一些社会主流人士批评的。

像年轻人一样娱乐

1953年秋天,27岁的海夫纳向亲友借了8000美元,花500美元买下了梦露半裸照的版权,又靠着剪剪贴贴,于1953年12月创办了《花花公子》,用玛丽莲·梦露的裸照作为第一个“性玩乐伴侣”。

海夫纳在《花花公子》的创刊词里写道:《花花公子》并不指颓废的享乐主义者。我们所谓的“花花公子”是一个不把生活看作仅仅是一串辛酸眼泪的人。娱乐和享受是好事。我们每个人都只在世上匆匆而过,生活应该过得有品位。

“在我最异想天开的梦想中,我也想不到(这本杂志)日后会有怎样的发展。”海夫纳说。《花花公子》一经问世就卖出5万多本,它那机智自信的基调完全征服了男性读者。极具商业天分的海夫纳意识到,他打开了年轻单身汉的一座金矿。

20世纪70年代,海夫纳的帝国扩张到海外,在德国发行了第一个海外版本,全球发行量最高达到近700万份。

现在,海夫纳已经80岁了,却过着被30多岁的男人们艳羡的日子。他的一天基本上是从临近午时开始的,处理编辑事务,与他在芝加哥和纽约的编辑们进行沟通,开展宣传,

接受采访等等。他每天晚上都有固定的节目:看电影和跳舞。他认为:“活动让人保持年轻,工作和娱乐都是如此。”

这份杂志创办二十多年来,海夫纳个人资产从零开始,到1975年已是数以亿计。这个时期是海夫纳飞黄腾达、财运亨通的时期。

毫无疑问的一点是,《花花公子》对社会风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,而且它现在拥有了两代的忠实读者。《花花公子》在世界上19个国家有18种语言版本。

爱情观缘自对父母的叛逆

年轻时的海夫纳曾经有过两次婚姻。1949年,还未开

始创业的他与米莉·威廉斯结婚,生下一儿一女。第一段婚姻维持了10年,后来的第二段婚姻也只走过了8年半的时间。

恢复单身后的海夫纳似乎更加快乐和自由,他的身边永远少不了美女相伴,甚至同时有过7个女友。

几年前,海夫纳将自己的固定女友数量减少到目前的三个,他说:“女人多了,她们之间的矛盾和嫉妒也会增多。现在是该精简的时候了。”

海夫纳曾将自己的爱情观归因于童年时代所受的压抑。海夫纳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清教徒,从不喝酒、抽烟、说粗话或跳舞。在海夫纳童年的记

忆里,父母从来没亲吻或拥抱过他。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,美国经历了“经济大萧条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海夫纳,憧憬着能在美国经济翻身之后成就一番大事业。

但令他失望的是,50年代的美国社会是一个无论在政治、经济还是在性方面都非常保守的时代。这些都成为激发海夫纳创立《花花公子》杂志、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原因。

女儿改造《花花公子》

在美国,《花花公子》杂志可谓无人不知。海夫纳亦有“花花公子”的美称。无论他在哪里露面,身边总有美女相伴。然而,这个风流的风流父亲却有一个“严肃”的女儿。他的女儿克里斯蒂·海夫纳是个很传统、很单纯的女孩子,在美国的富豪家庭中,像她这样的女孩子也是少见的。

克里斯蒂出生于1953年,小时候,她就深深地感到父亲的风流名声给家庭和她个人生活带来的阴影。最初,海夫纳的杂志社是设在自己家中。赚了钱后,他买了一间写字楼,把杂志社搬进去,自己也弃家不顾,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他的妻子不能忍受丈夫的所作所为,与他分居。5年后,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,克里斯蒂由母亲监护教育。父母的离异使得克里斯蒂从小就锻炼出坚强的个性。

海夫纳虽然是个不称职的父亲,但他对女儿却视为至爱。离异之后,他定期去看望女儿和儿子,而且每月两次带他们到自己的公司来相聚。每次当克里斯蒂到来之前,海夫纳总要将公司做一次大的“清理”。那些暴露女郎的照片统统被收藏起来,《花花公子》杂志也被“封锁”到各个角落。他身边那些穿着太少的女郎们也被勒令穿上整齐的长裙。每次克里斯蒂的到来他们都像迎接英国女王。杂志社

上自海夫纳,下至打字员,个个都严肃矜持。这位倚红偎翠的父亲也懂得保护孩子纯净的心灵,不愿心爱的女儿受到性的骚扰。

1975年,克里斯蒂在美国布朗迪大学就读,学习成绩优异,父亲对此非常赞赏。早在克里斯蒂上大学以前,海夫纳就发现女儿在文学方面有着较高的天赋,适合办杂志。那时,他就暗暗打着主意:今后,自己的事业也只有交给克里斯蒂。所以,他着意对女儿进行培养教育。

海夫纳对女儿的能力向来是充满信心的。克里斯蒂对父亲也很尊重,她听到人们评论父亲的“花花”行为,便忍不住要为他辩护。在大学里,她对报界人士说,人们只看到她父亲的表面形象。她说海夫纳是一个工作狂,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,人们应该看到他那种超乎常人的敬业精神。

虽然,克里斯蒂拿起那本杂志,那里面的裸女玉照仍不免使她脸红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她开始正视父亲的事业,担任了公司的董事和副总裁。到1982年,海夫纳便彻底将权力移交给女儿了。

克里斯蒂接替总裁职务的时候,正是《花花公子》日薄西山的时候。

担任总裁以后,克里斯蒂努力摆脱垮台命运的威胁,她除了经营《花花公子》杂志,又办了另外两种刊物。她积极邀请歌星、影星在她所办的杂志上露面谈话,利用明星效应来招揽顾客。同时,她改变了《花花公子》只以裸露美女取悦顾客的色情形象,增加新的具有时尚性、趣味性的内容,并且提高了档次,赢得了广大新读者的好评。

现在,每月有1500万人阅读《花花公子》。而克里斯蒂已立下“军令状”,在3年内将公司股票价格抬升到40美元,从而使公司市值达到10亿美元,否则就摘掉自己的“乌纱帽”。

丁雨

富家女奇遇帅哥 遭谋杀尸藏灶台

靓女奇遇帅哥

毛文飞与郑可敏的认识充满了都市浪漫气息。

25岁的郑可敏是一个长得文静秀气,却有一股闯劲的女孩,她父亲郑钧曾是桂林市一家商贸总公司的总经理,家里还经营着一个实力雄厚的木材公司。郑可敏大专毕业后,父亲想把她安排进自己的公司,她却不愿意,说要自己闯一番事业,几年来,郑可敏当过销售员,还到丽江开过茶叶店,但“业绩”却不理想。2005年过完春节后,只好回到桂林。

为此,郑可敏心里十分郁闷,百无聊赖中爱上了逛街。

2004年8月的一天上午,郑可敏又去逛街,走到八桂大厦门口时,突然一个男子骑摩托车冲过,郑可敏避让不及,摩托车撞在她身上,幸好车速不快,没有伤到她,只将她撞了个踉跄,她手中的大包小包落了一地。

郑可敏正要生气,骑摩托车男子连忙下车向她道歉,并帮她把包一个个捡起来,还问她伤到哪里没有,他愿意陪她去医院。郑可敏看着一脸诚恳道歉的男子,想想自己也有过错,便不在意地说:“没事,没事。”然后两人各自走开了。过了一个多小时,郑可敏

转到了康美大厦,走上二楼的楼梯时,差点撞上下楼梯的一个人。她一抬头,看到这个人竟是刚才那男子。一刹那,两人都愣了一下,随即相视一笑。也许两人都觉得,转了大半个桂林城,两人在茫茫人海中又再次相遇并差点相撞,挺有意思的。

于是,两人互相报了姓名,男子告诉她,他叫毛文飞,在一家珠宝公司上班,郑可敏说,自己刚从云南丽江做生意回来不久,暂时还没有工作。两人互留了电话号码。

此后,毛文飞隔三岔五拨打郑可敏的电话,与她聊天,毛文飞是那种很善谈的人,总是让郑可敏觉得很愉快。他们经常一起逛街。

29岁的毛文飞从小生活在一个残缺的家庭,在他2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,他跟随父亲生活,可几年后爸爸再婚,撇下他一走了之,他只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度日。初中毕业后,毛文飞进了一所技工学校学厨艺,之后陆续在一些饭店打工,其间结婚生子。2003年初,8年的厨师生涯让他感到厌烦了,他改行进了一家珠宝公司做促销员。在这个大款、富婆流连的地方,一个月仅有五六百元收入的毛文飞深感自己的贫寒。

毛文飞日子过得十分窘

富家女晚上赴好朋友之约去吃饭,从此

失踪。案件侦破后,女孩已被杀害。当凶手指

认藏尸地点时,办案人员无不吃惊,因为凶手

竟将被害人尸体埋在他租来的房子灶台里。

8月1日,桂林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这起罕见的“灶台藏尸”

凶杀案,判处被告人毛文飞死刑。

——

迫,他工资低微,老婆又没有工作,既要赡养两位老人,还要抚养小孩,没有一天不是捉襟见肘。他无时不在想着从哪弄一笔钱。

帅哥设计劫财

在对钱的极度渴望中,毛

文飞决定从郑可敏身上弄一笔钱。

心生歹念后,他刻意花大把的时间陪她逛街,请她去喝茶。郑可敏以为毛文飞是个收入也不低的白领。

毛文飞想要绑架郑可敏,然后,叫她父亲拿20万来赎人。拿到钱后,再杀死她。

可是,如何处置郑可敏的尸体又让他困扰。因为要把郑可敏扛出出租屋,走街串巷拉到野外掩埋是不可能的,而放在屋子里的话,不久就会发臭而被人发现。

2005年12月初,四处找房子的毛文飞在看一间房屋时,当过厨师的他目光“职业”地落在厨房里一个狭长的灶台上。这个灶台长约1.6米,高约0.8米,宽约0.28米。灶台的五个面都封死了,空着朝外的一面墙,灶台下面是空空的,也就是说,如果封上这一面,整个灶台就成了一个密封的空柜子。看着这个灶台,毛文飞突然发现他的困扰一下子解决了。他用假名租下这套有个特殊灶台的房子,之后他找来泥水匠,把灶台的面板敲掉大部分,然后把灶台加宽到0.48米,把空的那一面用砖封上,形成一个槽。

女孩赴约殒命

12月17日下午,毛文飞

电话约郑可敏吃饭,先是约在豪华的湘江大饭店,可是郑可敏来到后,他又改说去城郊临桂县城喝老鸭汤。毛文飞用左手捂住郑可敏的嘴巴:“我只要你的钱和卡,只要你不喊,我不会伤害你。”郑可敏发出嗯嗯的声音并点头,毛文飞也就松了手,挣脱后的郑可敏突然奋力挣扎,毛文飞急忙又用左手捂住她的嘴巴,右手猛击她的脖子,郑可敏倒下了。

毛文飞接着开始搜她的包,搜出一张百元钞票和4张银行卡。接着,他将郑可敏拖到大房间里的卫生间,然后逃走。

回到家里,毛文飞一夜没睡着。第二天,他决定再去看看郑可敏是死是活。如果她没死,就赶快逃走。走进出租屋主卧室的卫生间,他发现郑可敏仍躺在那里一动不动,可以确认郑可敏已经死亡。他将郑可敏藏进灶台后,又请来泥水

匠将灶台砌好。

2005年12月18日晚上11时,就在郑钧为女儿一夜未归而焦急时,他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,是用女儿的手机号码发过来的,一看内容竟让他心惊肉跳:“你女儿在我手上,想要你女儿活命,拿20万来。”

“女儿遭绑架了!”郑钧十万火急地到桂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警。

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,郑钧又收到了绑匪用女儿手机发来的短信,要他把钱送到西山立交桥下。救女心切的郑钧答应了他的要求,同时要求歹徒:“你一定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。”过了一会儿,歹徒又发来短信,叫他改送到穿山大桥,为了女儿的安全,郑钧只得答应。

然而,就在郑钧准备好20万现金的时候,歹徒却不再跟他联系了。

28日晚7时,根据郑钧妻子提供的郑可敏的银行卡密码,警方发现,郑可敏银行卡里的钱被人在临桂县城一柜台机取走1300元,于是警方将侦查重点锁定临桂县城。经过多方侦查,毛文飞最终进入警方的视野。12月29日下午,毛文飞在上班的地方被抓获。

(文中除毛文飞外均为化名) 金明